

读索绪尔关于语言波浪的传播有感

2020 级汉基 2 班王赫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其中，索绪尔对语言的传播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索绪尔认为，语言事实的传播跟人的任何习惯（比如风尚）一样，都受着同样一些规律的支配，而且辩证地提出了对语言发展起作用的两个相反的力。第四章的研究也基于这两个力。

一、交际力量和乡土根性

索绪尔认为，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即“乡土根性”；另一方面则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力量。

“乡土根性”从语言的产生入手，强调的是狭小的语言功能共同体。一个人在童年学习时期最先养成的是这些习惯，所以“乡土根性”对他的影响十分顽强。索绪尔假设这个人的言语活动中如果只有这些习惯发生特性，那么将产生无穷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会导致不同地域之间的人无法正常交流，造成“深居简出”的后果。但是人天生是社交性动物，所以特异性的结果会导致另一种相反的力量出现来加以矫正，即交际的力量。

上文提到，人是社交性动物，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要与其他人进行交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乡土根性”所产生的的特异性自然就在交际活动中得到矫正。把其他地方的过客引到一个村庄里来的是它，在节日活动调动居民的是它，把各地区的人组成军队的也是它，如此等等。总之，交际力量是一个与“乡土根性”的分解作用完全相反的统一法则。

我们同样应该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交际，它起作用的方式有时是积

极的，可以接受和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有时是消极的，每当某地出现语言的创新的时候，为防方言的产生，交际会将新语言萌生的苗头扑灭。这也体现了索绪尔用波浪形容语言的传播的合理性：等语特征线就像洪水的涨退所到达的边缘。

交际推动语言的发展，这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广阔没有阻断的空间。以汉字为例，同一个汉字在现代的书籍报刊中会出现，在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中会出现，在唐诗宋词中也会出现。我们当前使用的普通话属于现代汉语，自然知道怎么读，可同一个汉字在先秦时代，在汉唐时代，在宋元时代又怎么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明代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指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必所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刺（lǎ）而不入”。我们的汉语语音发展历史一般分为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和现代音四个时期。汉语一个音节的书写形式就是一个汉字。每个字音都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的。古代语音和现代语音的差别也基本表现在字音的声、韵、调三个方面。史存直先生有过结论，他认为“汉语在上古不但有声调，而且调类大约也是平上（shǎng）去入四类，实在和《广韵》的声调系统没有什么不同”。中古汉语到现代音声调的演变：一是平声分化为阴、阳两类。二是全浊上声变为去声。三是入声消失后归入平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中。也就是说，汉语一直都存在四个声调，且基本都是平上去入四类，只是在六朝到唐宋时代时，声调发生适当变化。现代汉语的声调为“阴平（一声）、阳平（二声）、上声（三声）、去声（四声）”。

这些语言事实是通过蔓延而传播开来的，一切波浪都可能是这样：它们从某一地点出发，然后往四方八面放射开来。所以语音学家要把创新产生的发源地与蔓延区仔细区别开来。在语言创新的原产地，音位只是在时间的轴线上演化，而蔓延的区域却是时间和空间同时起作用，不能纯粹的用语音事实的理论来加以解释。

二、两种力量归结为单一的原则

在相对比较小的区域，如一个区中的一个点—相当于这个点中的一个地方，例如一个村庄，要区别这块小区域中语言是由哪种单一力量所推动的很容易。一个语言事实只能取决于两种力量中的一个。凡是与当地方言有共同特征的都是由于“乡土根性”力量引起的；与其他地方方言有共同特征的都是交际引起的。

如果是比较大的地方，例如一座城市，则会出现困难——我们难以分辨语言是由哪种力量推动影响的。因为这种大城市中的语言与这两个因素都有关联。A城特有的语言特征是A城各部分所共有的，B城也是如此。因为A城B城语言互不联系，所以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分立的力量；又因为A城的各个部分与A城的语言特征有关，B城的各个部分也与B城的语言特征有关，所以交际的力量就体现在A城与B城的内部关系中。因此，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区域，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的。

实际上，在研究某一片地区发生的语言演化时，我们可以把“乡土根性”的这种分立力量看作是一个统一力量的负的方面。当这种统一力量强大到相当程度就可以使整个地区统一起来，否则就只会流行于小的区域。

三、语言的分化

语言的分化，“语言的统一”的对称。指一种统一的语言产生方言差别，甚至由方言差别进而分化为不同语言的情况。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社会分化是语言分化的先导。一个统一的社会由于某种原因分化为两个独立的部分，时间一久就会形成两种方言，这时如果语言的分化继续下去，最终可能形成两种独立的语言。例如元代时的蒙古帝国疆域横跨欧亚大陆，蒙古人随军远征，定居各地，于是统一的蒙古语出现了方言差别，蒙古帝国瓦解以后，这些方言进一步分化为蒙古国和中国的蒙古语，阿富汗的莫戈勒语，俄罗斯的布里亚特语，中国的东乡语、达斡尔语等。语言的分化与否，有时还和是否为同一个民族，是否有同一种共同语有关。例如操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波兰语、捷克语、塞尔维亚语的人相互间可以通话，这些语言之间的差别比起汉语许多方言之间的差别要小得多，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民族，也不存在一种共同语，所以是不同的语言；而汉语不同方言区的人往往互相不能通话，但仍属于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语言的分化分为三种情况：社会方言、地域方言、亲属语言。

社会中的人群会因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其他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分化为不同的社团。社团内部联系密切，社团之间交际稀疏；社团内部的交际密度高，语言创新就能在社团内得到很好的普及；社团之间交际密度低，语言创新就不能及时从这个社团推广到另一个社团，从而各个社团形成各自的语言特色。例如分布在浙江、上海等地的吴方言。

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地域分支，如果处于未完全分化的情况以及同一语言的认同心理之下，就叫做地域方言。例如中国的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

在不同地域已经完全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的条件下，各地说话人的语言认同一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同一语言分化出来的、存在于社会完全分化条件下的叫做亲属方言。例如拉丁语分化为现在的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等。

时至今日，在语言学发展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形势下，索绪尔思想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对语言普遍性的揭示，对索绪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不应拘泥于对其著作的文本式解读即思想阐述。事实上，索绪尔思想的精髓在于索绪尔对语言普遍性的理性思考以及语言学研究的本质认识。

参考文献

- [1] 徐杰, 刘望冬. 三环同心圆：汉英两种语言波浪式的传播模式[J]. 长江学术, 2020(01):110-117.
- [2] 韩健. 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哲学解读——从分析哲学的视角[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9(05):143-149.
- [3] 刘松燕. 从符号理论看文学的发生与文本解读[J]. 名作欣赏, 2021(24):19-21.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编读书笔记

2020 级汉基 2 班王璐雅

在第三编中作者主要讲述了自然语言的语音变化以及由于语音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其他语义语法等的变化。

在本编的起始，作者首先指出语言分为自然语言和文学语言两个部分，由于文学语言是书面的，具有固定性，因此不易发生变化，由此将探讨的重心转移到自然语言上。作者紧接着指出，语言具有历时性，且这种性质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自然语言语音发生变化，使得词的语义语法范围等发生了变化。在拉丁文中有许多复合词，这些复合词大多一语音事实为基础，由于语音变化使得这个词与其他词发音相似，这就使得原本没有关联的两个词语在语意上建立了基础。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以便于更好理解作者的意思。假定某个复合词 C 由 A 和 B 两个词汇复合而成，在这里 A、B 均为名词，当 D、E、F 等许多复合名词中都出现由 A+X（X 为任意名词）组合这样的形式时，A 就不再被当成是名词，而变成了动词词根，并且神奇的是，A 此时被赋予了动词的意思，所以词缀 A 的形式更加接近于原单词的动词形式而非名词形式。

此外，作者提出语法的变化与语言和心理相关，指出语法的演化是语言和心理的结合——由于心理上希望语言倾向于简化表达，致使重复音合并等一系列的变化，而这在语法上即表现为双重音向单重音的转化。在这里以法语的 *predre ai* 变为 *predrai* 为例，元音字母 a、e 合并为一个元音字母 a，这方便了人们的表达。

既然我们知道了语音变化是建立在语音和心理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探究出语音变化的规律呢？在第二章中，作者详细探讨了语音变化的条件、原因和规律。由于我们只知道词的变化结果而不清楚具体发生的演化过程，所以我认为作者在这里采用了逆思维的方式，即从我们已知的结果当中反向推导变化的规律及其条件原因。作者先是找到大量发生了历时语音变化的例子，将其进行归类与分析，发现语音变化并非音位发生了变化，而是一个词中的某个音位发生了变化，分为自发的语音现象和结合的语音现象两种。而一个词往往在历时态中经历了多次变化。也就是说 A 并非是一下子变为 B 的，而是某个音位先发生了变化成为 A'，进而经过多次语音演化后确定最终变为结果 B，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最终结果”是相对而言的，即截止到现在所呈现的形态，至于今后语音又将发生什么变化并不在我们掌控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些语音是因何发生变化的呢？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七种猜想，由于语音演

化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漫长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这七种猜想或许都是促使语音发生变化的原因。在这里我想主要探讨一下第三种猜想,即省力律。我认为这个猜想更加贴切,原因有二。一是作者在书中承认的那样,心理因素促使了语音的演化,为了方便人们的日常交流,人们简化表达方式,如英语最常见的连读,all of 连读为allof。二是便于口腔的活动,通过书中的举例和我查阅一些关于动词的屈折变化的资料推测,语音变化使口腔变化和气流的运送更加自然。以t→s为例,ut→us的转变,不需要在结尾时刻意送出一团气流发出t的清辅音,口腔也由大向小进行圆滑变动,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许多由x→s(x为d、r、t等)的转变都能证明这一点。由于自身语言学知识相对浅薄,所以这只是我的一个不成熟想法,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省力律对语音变化原因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让人们知道了往后应该注意那些语音变化。

我们知道语音的变化效能是无限的,每一个阶段,由于政治、社会等的需要进行着不断变化,不仅在拉丁美国国家如此,在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红楼梦》中林黛玉从不读”敏“字,而是用”密“音代替,甚至在东汉时期为了避讳光武帝刘秀的名讳,干脆将秀才换作茂才。由此可知,语音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因此在往后这些词又将发生怎样的读音上的变化是我们无法得知的。

我们已经知道语音变化会带来一些语法上的改变,那么它究竟会对语法造成怎样的后果呢,在第三章作者深入探讨了语言变化在语法上发生的后果。一共分为四点,即语法联系的破裂、复合结构的消失、同源对似词的消失和交替。

我们知道一个词会经历大于等于两次的语音变化,但我们并不能保证同源词汇的语音变化同步且同方向进行,这就导致了最初的同源词汇语音差异逐渐扩大,致使二者的联系破裂。

关于复合结构的消失,在第一章时已经提出最开始的复合词C=A+B,而复合结构的消失是指由于语音的变化使A和B失去了原来的独立结构而变成了一个整体C。当然,任何的变化都是循序渐进的,在A和B彻底失去其原有意义之前经历的是由扰乱分析变为不能分析的过程。在书中作者以印欧语的名词屈折变化作为例子,由于语音变化使得双元音向单元音转变,但是这种变化多数来说差距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产生了例如宾格分化等的新的分化,使得A、B越来越偏离其同源词汇,最后当唯一的微小相同点也被抹除掉的时候,A、B原有词性消失,和同源词的关联也将不复存在,此时C中无法单独拆分出A、B这两个名词,此时我们可以说复合词汇C正式以C这个整体存在了。

由于一个词的语音变化仅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因此一个词是不存在它语音上的同源对似词的。而我们所假设的同源对似词,一部分是由于方言发音的不同,导致产生了语音上同源对似词的错觉,另一部分是因为语法的二重性。即虽然同为一个单词A,但是A有两种读音A'和A”,而读音不同时,A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因此A'与A”的发音演化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二者的源头都是A,但由于不同音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所以它们以后演化的不同读音并不能成为是语音上的同源对似词。

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或许有些不理解语音演化的意义了,如果纯粹为了口语表达的方便而不顾语法上的后果,听起来似乎是不理智不科学的。然而,在介绍了语

音演化带来的种种语法上的混乱之后，本章紧接着提出了第四点——交替。所谓交替，是指在两系列共存的形式之间有规律的互换的两个音或音组的对应。交替多数有规律的存在于人称变化、单复数变化和形容词到名词的变化之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交替与语音变化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语音的变化是历时性的，是某个发音 A 取代发音 B 的过程，A 与 B 在时间上来说更是更迭而非共存，就好比政权的建立一样，永远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是取而代之的关系。而交替则不同，交替是共时性的，可以在同一个时期存在的，就好比党派一样，它们是共存的，本身的意思都是代表党派所归属的国家，两者并不矛盾。而第三章主要讲述历时性，突然引入一个共时性的“交替”的概念并非作者天马行空，这恰好告诉我们由于语音变化带来语法上的动荡混乱的时候，交替的存在，恰好能使人们加强了语法的联系，加强了人们对词根的理解。

第四章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对语音演变进行规律上的总结。作者首先提出了语音变化带来的负面上的影响，而后又说明了这些方法是如何被解决的。语音现象虽然削弱了词之间的语法联系，而交替加深了语法之间的联系和词根之间的记忆，这导致绝对任意性大于相对任意性，而类比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类比更加有规则性，且能够根据规则自动衍生出其他词的规律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类比中一个新词 a 的产生并不是从它的原词汇 A 中直接演化而来，而是从 B 和 b 中产生。即先有了 B 演化出 b 的形式，此时对于一个词 A，我们仿照 B 形变成 b 的规律，让 A 衍生出 a。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词 a 的产生是一种模仿的结果，而这也证明了类比具有使词归类的特点。

但是类比所创造出的新词一定是好的么？类比产生的新词又是怎样进入到人们的语言当中的呢？在第五章中，作者详细解释了类比的原则和进入语言的流程。我们将其归为三个阶段，即创新、试错、进入。创新就是指按照第四章所提到的四项比例式去创造出新的词汇，然后从一个人开始，将这个词汇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大家的反应，如果不被大家所接受，那么这个新的词汇将被扼杀在传播的摇篮里，如果大家觉得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且符合大家的逻辑思维，那么这个新词就会在人群中慢慢应用开，久而久之进入到人们的语言系统中。而我们又常说人类偏向于保守和守旧，这种革新式的造词方式又如何被大众快速接受的呢。其实革新的外表下是保守的内核，这也是类比的神奇之处，看似是在创造新的词汇，实际上是对原有规律的延续。我们在第五章提出，新词的产生是模仿的结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类比的本质是对旧规则的延续。

在类比中，即便 A 与 a 能够互通互相使用，但是最后还是需要抉择出一个进行长久的流传使用的，就好比两个党派最终需要有一个党派进行执政一样，也就是说类比虽然是共时性的，但是在经历长时间的应用之后，人们会自动从二者中筛选出一个更合适方便的进行流传，而另一种形态会被淡忘。第六章提出的流俗语源则正好相反，如果说类比产生的新词是对原词汇的淡忘，那么流俗语源产生的新词则恰恰是对原单词的记忆。流俗语源的来源主要分为外来引入和本国语言特色两种，有的是原词的形式没有发生变化而人们为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例如最近流行的网络词汇“怼”，本意原指怨恨，但是人们现在提起怼字，却有挑衅的意味在里面，旧词新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人们拾起对文化的记忆。但流俗语源的产生方式过于浅薄和草率，是用已知对未知进行推测和解释，因此只在少数情况下使用。对于词的再创造，类比仍是主体。

除了上述两种方式以外，还有一种造词方式——粘合。作者指出粘合是无意志的，例如两个独立的词汇 A、B 常在文章中紧随出现，久而久之人们将 A 与 B 合为一个词 C。粘合之于类比是更加机械化的，不需要像类比一样进行思考模仿和融合，而是简单的将两个词进行连接，至于如何区分两者，书中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仅说明凭借自己

的历史知识进行区分，但我认为无论是以什么形式产生的新词，能够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使用本身即是一种成功，在语言学方面来讲大家需要仔细斟酌辨别，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方便日常表达，这个词的构成方式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了。

以上我们所探讨的都是关于语法方面的，在句法方面，语法的变化与词法相类似，都是为了满足不同语境需求而进行创造出新的词形。但是需要区别的是，所有词法句法的变化并非只是语音的变化造成的，语音只影响到单词中某个音位发生变化而并不能统领单词发生变化，作者是采用逆推的方式从已知的发生变化的单词中寻找规律来说明哪些音调字母发生了变化，但不能用推出的这个结论去推演变化的过程，这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呼应作者在第三编开始所讲的那样，语音学是研究语言的首要内容但绝非是唯一内容。对于语言变化的过程和原因，还需要我们更多的挖掘探索。

关于索绪尔地理语言学的一些思考

2020 级汉基 2 班王一丹

人类生存在自然环境中，所以一切活动都免不了收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语言也不例外。在漫长的时间中，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语言，人类慢慢的发现了这些语言的魅力，研究他们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集中阐述了关于地理语言学的内容，索绪尔将语言学分为语言的与言语的语言学、共时与历时的语言学、内部与外部的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在地理方面的扩展和方言分裂，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畴。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作为外部语言学，可以从语言和言语的角度，从共时和历时方面进行考察，历时语言学是语言研究的一种方法，集中研究语言在较长时间内经历的变化，而共时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发展状况。

索绪尔在第一章说到，人类首先发现的是差异。通过差异人们意识到了自己民族语言的独特性，但是同时由于差异和不理解，一些人将语言与种族挂钩，认为自己的语言有高低之分。这种想法是有害的，也是语言研究中绝对不能犯的。所以语言学中最先看到的就是地理方面的差异，它确立了地理语言学的最初形式。并且，从绝对差异中可以获取不少的资料，建立了语言心理学等等。看到不同之后，往往就是寻找相同之处。看到不同之处后人们往往会找相似。通过寻找相似，人们发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其称为语系。

在之后的几章，索绪尔通过一些实验和例子，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理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复杂性。理想中“一个地方一种语言”是不可能的。这种复杂性索绪尔说了两个方面，一种是同一个地区有几种不同的语言，另一种是地方语言和文学语言。第一种语言分布状况中，新语言可能凌驾于土著语言之上。并且在新旧语言并不会绝对的混杂，也不是泾渭分明。不只是在近代殖民时期有这种情况，在每个时代每个地区都发生过。比如历史上的游牧民族，罗马帝国的某些行省。

第二种是文学语言和地方语言。首先文学语言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比如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有一种统一的对外语言，比如中国的普通话。这些语言一般采用先进地区和政治中心的语言。在被提升为共同语言后，这种语言就难以保持自己原有的面貌，但是也不至于失去它自己的特性。并且全国大部分居民成为使用两种语言的人。中国的普通话，即现代汉语就是一种文学语言，它以采用了北方方言，北京话和现代白话文作为词汇，语音和语法的基础。北京话在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后，对原有的方言造成了影响。虽然我们能从普通话中听出来一部分的方言味道，但是相较于原有方言来说它已经失去了太多。而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强制力和交往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普通话，对本地的方言产生了一定影响。

接下来讨论了产生地理差异的原因。在这里，为了保证研究的有效性，索绪尔放弃了一部分社会因素。我们在讨论语言的时候，经常把差异的原因归咎于地理上的自然界限。我们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在不同的地方的语言使用状况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我们是一个留学生，我们前一天在中国使用的语言，和后一天在美国和华人交流所使用的汉语并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产生较大的变化。所以语言差异绝对不只有地理条件一个作用因素，必须在时间的作用下才能发生变化。

但是仅仅考虑地理条件显然否决了人的能动性，地理分割和时间推移过程中，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对语言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人类的习俗和交流方式等等特性是影响语言的重要因素。索绪尔在假设情况时，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之后是单一的，固定语言的地区在时间影响下的语言变化。在这种地区，语言一定会产生变化，而且会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的变化。差异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个局部的事实，比如人们对不同词汇，句子的不同说法。在差异产生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方言事实，并且每个都有各自的特殊区域。最后这一个个方言事实累计起来，终于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无法人为划分具体的界限。方言其实就是一部分人群对某些语言方式不同表达的累积，差异一步步积累，变化由是产生。方言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有历时的演变规律，又有共时层面的影响。周边语言的变化，人们生活习惯的变化，经济的来往，文化教育的普及，都会影响到方言。

方言现象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方言难以划分。方言划分不能用完全人为的办法，死抓住一种土语或者方言特征，因为这样不符合方言的实际。索绪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大概的办法。方言特征探讨产生方言地图，里边有一种类似于等温线的概念，叫做等语线，如果有多条方言特征的等语线，构成了明显的分歧，就大致可以说是一种方言了。而且这种划分可以在文化方面找到依据。语言同样也没有自然的界限。两种语言的界限，只能根据惯例划分。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不会直接变化而成，而是有一个过渡语言地区，这样是符合语言的规律的。语言差异是自然产生的，因此后天人们对语言差异的归纳也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不能用强行规定的方式划分两种语言，而必须采用逐步过渡的方式一点点探讨语言的差异。

语言波浪传播，实际是强调了语言特点在地理上扩散是不平衡的。索绪尔对波浪学说非常推崇，他认为语言不是能用谱系简单划分的，从前边的理论，我们也看到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语言的分化，不是各自独立的，分化的语言，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共性。寻求语言的差异固然是划分语言分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不能忽视语言的自身规律，语言的发展绝对不是简单的，它要比人类想象的复杂的多。在地理语言学中语言可以分化，可以统一。它们可能在产生之前就有分裂的过程，也可能在产生之后一步步变化产生分歧。可能是突变的，也可能是缓慢的。语言变化就像自然一样难以捉摸。

语言学是一门规模巨大的学课，它永远都在不断发展，索绪尔的结论不是永远的真理，但是它在一定时期内，为人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语言学是永远在不断前进的，应当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推动这门学课的前进。

直到今天，我们的语言仍然大体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在不断演化发展。比如文学语言和地方语言，我们的文学语言即各国的官话，随着交流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取得重要的地位，比如越来越多的地区第一语言已经成为国家的官话，而不是自己的方言。方言是自己家乡的象征，是我们的根系所在，它充分体现了语言的魅力和各自地区的文化特色，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东西。保护方言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又如外来语和本地语言，在非洲的某些国家由于殖民原因，法语英语是他们的语言之一。如何处理外来语言和本地语言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内容之一，我们应该将文化交流和保持自身特色相结合。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某些地区，语用语音的变化也在悄悄的发生，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就会演变为方言特征和方言。